



茶山春醒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熊昕

三月的南川，是被茶香和机器嗡鸣一同唤醒的。

沿着金佛山的褶皱一路向南，晨雾还未散尽，层层叠叠的茶山便如碧浪般铺展在眼前。河图镇冒水村的千亩茶园刚刚披上嫩绿的新装，迎来了一年中最繁忙的春茶采摘季。与往年安静的采茶图景不同，今年茶园里多了一种轻快的马达声——茶农们背着电动采茶机，娴熟地穿梭在茶垄之间。机械臂轻轻拂过茶梢，鲜嫩的芽尖带着露水，雨点般落入茶袋。那声音细细碎碎的，像春雨打在芭蕉上，又像时间在茶山里加快了脚步。

我站在地里看了一会儿。过去采春茶，全凭一双手。古诗里写得妙：“孰知茶道全尔真，唯有丹丘得如此。”那是文人笔下的风雅。可冒水村的张兰书记跟我说了实情：春茶季最愁的就是找不到人，工钱再高也不一定招得到，眼睁睁看着好茶芽变老。如今一台电动采茶机能顶八个熟练工。我接过一台试了试，比想象中轻便。马达一响，垄上的嫩芽齐刷刷落进袋里。效率是快了，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——大概是那双手与茶叶之间的温度。

我停下来，掐了一棵芽尖放进嘴里，有点涩，慢慢地回甘。想起白居易的《山泉煎茶有怀》：“坐酌冷冷水，看煎瑟瑟尘。无由持一碗，寄与爱茶人。”那时候喝茶，要坐下来，慢慢地煎。现在的人喝茶快了，采茶也快了。但转念一想，千年前那些弯腰驼背的茶农，又何尝不曾期盼过这样的日子？变的只是工具，不变的是对这片叶子的珍重。

南川很早就产茶。陆羽在《茶经》里写：“涪州名茶，宾化最上。”宾化就是今天的南川。五代十国的毛文锡在《茶谱》里也夸了一句：“涪州出三般茶，宾化最上。”南宋《建炎杂记》更有记载：“先辈携茶至京师馈人者，尤得宾化早春之名。”可见那时候，南川茶已经是送礼的佳品了。我站在这片土地上，脚下踩着的，是上千年的茶事。

德隆镇茶树村有一棵古茶树，胸径七十三厘米。1979年，“当代茶圣”吴觉农先生托人来此寻找，当时的西南农业大学的专家们翻山越岭，终于找到两千多株野生大树茶。这些树活了多少年，没人说得清，只知它们看过唐宋的风雨，听过明清的钟声。唐人钱起有诗：“竹下忘言对紫茶，全胜羽客醉流霞。”古人喝茶，喝的是心境。如今这些古树，看着我们这些人背着电动采茶机从山脚走上来，不知作何感想。

瑞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人合作，采用传统的经验和手感，通过发酵、翻抖、揉捻、杀青传统制茶技艺等精髓，形成茶叶独特的个性风格，既有复杂性层次感，也保留了茶叶的自然本味特性。兴又缘茶叶加工车间，微波杀青机正在运转，电磁波在茶叶内部跳跃，钝化酶的活性，锁住春天的味道。光波干燥设备里，茶叶均匀受热，像在做一场温和的桑拿。

拿。色选机前，CCD摄像头精准识别每一片叶子的瑕疵，比人的眼睛还要挑剔。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，正将这片古老的树叶变成标准化的商品。而在金山湖农业，质检经理谭树立刚刚和新加坡客商视频连线：“这批古树红茶咖啡碱含量达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，是普通红茶的两倍。”2024年，“千年金山红”登陆新加坡，南川大树茶完成了外贸“破冰”。从深山古树到异国茶杯，一片叶子的旅程，走了上千年。

傍晚时分，我在乾丰云雾茶园的高处坐下来。茶农泡了一碗当地的绿茶给我，汤色清亮，入口有点苦，但咽下去之后，满口都是香。远处有农人在修剪枝条，那是冷水关镇茶园村的罗宪平。他告诉我，公司提供技术指导，保底收购鲜叶，他负责日常管护，去年纯收入超过1.7万元。这不是扶贫，是共生。2024年，南川区13万余亩茶园创造了超过12亿元的综合产值。从采摘到加工，完整的产业链让茶叶变身富民的金叶子，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动能。

我慢慢喝着茶，看夕阳把茶山染成金色。想起苏轼的句子：“休对故人思故国，且将新火试新茶。诗酒趁年华。”古人喝茶，常常喝出人



河图镇冒水村茶农们背着电动采茶机采茶

生的况味。此刻我坐在这千年的茶山里，喝这一杯新茶，觉得日子慢了，心也踏实了。

在茶树村的世界人工种植茶叶起源展示中心，村党支部副书记邹小敏拿着一片南川大树茶叶，向西南大学的研究者们展示叶脉间的秘密：“看这片叶子，边缘的锯齿像不像古书上的文字？”我也跟着凑近看，确实像。那是大地写下的文字，记录着千年来每一次春天。西南大学的实验室里，科研人员正在观察组培苗的生长情况。他们确认了四个高香型单株，繁育了十六个新品系，建起了穴盘扦插繁育苗圃，培育了十万余株优质种苗。那些古老的基因，被小心翼翼地保存、研究、优化，然后重新种回山里。

从合溪镇经过，茶农们正在大树旁举行传统的开采仪式。而远处大观园区的自动化车间里，机器人手臂正在分装出口茶包。传统与现代，手工与机械，千年古树与组培新苗，这一切，都在同一个时空里相互交织。

风过茶山，沙沙作响。那声音里，有上千年的回响。山还是那座山，园还是那片园，茶还是那些茶，只是采茶的人，从弯腰驼背的古装身影，变成了背着电动采茶机的新农人。

我该走了，手里还捏着那棵掐下来的嫩芽。这或许就是茶山的春天——不是简单地走进，而是走进一个关于茶的故事里，然后带着它的香气回来。



云雾茶园

卫星湖里好人家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万云河

“喂！老万，明天我60岁生日，请你明天中午到我家来喝酒，地址发到你微信里了哈！”这是一个家住卫星湖街道的高中同学打来的电话。第二天是周末，我驾车特地去了卫星湖畔的桃花岛。重庆师专改名重庆文理学院后就搬到了新城，星湖校区只有音乐学院、园林与生命科学学院和旅游学院，已没有了往日的热闹。我望着碧波荡漾的湖水，桃花已尽，但歉意就像一阵阵风扯着我的衣领。

1992年7月中旬，永川撤县建市两个月后，巴塞罗那奥运会激战正酣，《海棠》杂志的钟代华邀请重庆的张继楼、谭小乔、杜虹、阿蛮、华勇等部分作家来到永川参加“卫星湖笔会”，我受邀一同前往。我们在师专招待所开笔会交流之余，一边看奥运会一边玩“甩二升级”，大家都睡得很晚。阿蛮先生却很早就起来了，逐一到各个房间敲门，并大声叫我们的名字，“说好今天游卫星湖的哟！”我们只好乖乖起床，蔫头蔫脑地。

上了木船，青山碧水立刻把大家的

兴致提了起来。不知是谁打听到船工小伙子姓郭，大家便“郭大侠”“郭大侠”地叫开了，游船在马达的轰鸣声中缓缓驶向湖中。太阳冉冉升起，波光粼粼，一阵清风拂面，惬意无比。极目遥望，一幅青山绿水画就挂在我们眼前，大家争先恐后站在船头合影留念。桃花岛慢慢退去，音乐岛缓缓而来，一会便消失了踪影。而三三两两的农民不时映入眼帘，他们蹲在黑色的废旧轮胎上，手里拿着两块木板，悠悠然荡起双桨，划向彼岸。摄像机、照相机又对准了湖边的一群白鹅，它们站在褐色的乱石丛中，浑身没有一丝杂毛，绿水中还有几只在游弋，不知是谁吟起了“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”的诗句。

船在卫星湖的深处靠岸了，“郭大侠”说去找盘队长。一会儿，“郭大侠”就回来说：“盘队长在家等你们呢！”我们在“郭大侠”的带领下，下了船走在田坎上，田坎的两边是绿油油的稻子。好像走了三四条田坎就来到了盘队长家院的院坝，那是几间土墙房子，房子后面是一个小山坡，坡上是一片茂密的梨子林，一笼笼的翠竹掩映着瓦房，瓦房上炊烟袅袅。盘队长出门来迎接我们，我们都说：“盘队长你好，给你添麻烦了！”盘队长有六十来岁，精瘦精瘦的，皮肤

黝黑。他说：“你们别叫啥子盘队长了，就叫我盘大爷吧！”我们走进堂屋，阵阵凉爽袭来，盘大爷和盘大娘一家人又是泡茶又是搬凳子，又是煮饭又是削梨子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还给我们一人一把农村特制的竹篾扇子。

不知何时盘大爷扛了些可乐、啤酒和白酒回来。满满的两桌人，那时候农村的吃饭桌叫八仙桌，一桌八个人，盘大爷对大家说：“没得啥子吃的哈，大家莫要客气，架墨！”阿蛮先生问：“盘大娘呢？叫她也一起到桌上来吃。”盘大爷说：“她们就在灶屋吃。”本来就已经坐不下了，我晓得阿蛮先生说的客套话。随着盘大爷“架墨”话音刚落，大家手里的筷子纷纷伸向了南瓜片、洋芋丝、鸡蛋汤、蒸烧白、魔芋烧鸭子、腊肉等。盘大爷不时还说：“都是自家里种的，大家随便整哈！”满桌子都是典型的农家风味，几杯高度白酒下肚，我就昏昏然、飘飘然了，“盘大爷，哥俩好！”“五魁首”“七星岗”的划拳声不绝于耳，那时候我划拳还将就可以，但几个回合下来，我都败在盘大爷的手上。我们在酒足饭饱之后便要告辞了，盘大爷说他么儿今年要退伍，年前娶么儿媳妇，热情邀请我们到时候来喝喜酒。大家都说：“要得要得！”

我们上船了，盘大爷又钻进梨子林，摘了满满一筐梨子，非要让我们带

在船上吃。阿蛮先生站在船头为站在田坎上的盘大爷、盘大娘、大儿媳及大孙子拍照，背景是绿油油的稻田。木船缓缓离去，盘大爷和家人们从高到低一字排开，我们频频挥手致谢，盘大爷一家也频频挥手。盘大爷高喊：“一定记得来喝喜酒哈！”机动木船马达轰鸣，向着我们来的方向前行，盘大爷一家人的影子也越来越小，慢慢消失在了画面里。

这时候我才悄悄问阿蛮先生：“怎么认识盘大爷的？”

“前两天在师专买梨子时认识的……”我们在短短几天的“卫星湖笔会”之后就各奔东西。我没有去喝盘大爷么儿的喜酒，也不知道阿蛮先生和其他的文朋诗友去没有，毕竟那时候交通不方便，通讯也不发达。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十分愧疚的，辜负了盘大爷的一番心意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阳光还是那片阳光，湖水还是那一汪湖水，只是那一头黑发已经变得斑驳起来。我仿佛听见了鞭炮的声音，离开桃花岛向着同学家奔去。

